植 物 分 类 与 资 源 学 报 2015，37 (1)：39~45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DOI：10.7677/ynzwyj201514056

傣族的植物认知：命名-含义与分类

许再富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 勐腊 666303）

摘要：通过所收集的 1 175 种（品种）植物的 1 390 个傣名，并对生活型外的 1 691 个含义进行分析、统计、归纳，阐明了傣族对植物的认知。他们用“宏哦宾”，即“从地上长出来的，有生命的东西”对“植物”这个抽象而综合词汇进行定义，与现代科学“从地上长出的任何东西”的“植物”定义异曲同工，这是世界上很多其它民族所没有的。他们把植物的生活型和经济类型作为“属”名，把植物的形态特征、经济用途、分布生态和故事传说等有关含义作为“种”名，在对 1 691 个植物名字含义的统计中，它们分别占了 60%、30%、8%和 2%，充分体现了傣族对植物“见什么像什么就叫什么”的植物命名方法。它类似于现代植物分类学对植物命名的林奈氏“双名法”。基于傣族对植物的认知和植物傣名结构，可以建立起“植物界”、栽培植物和野生植物的两个“科”、生活型和经济类型的约 20 个“属”，以及具有“双名”的 3 000 多个“种”和 1 000 多个“品种”的 5 个结构层次的民间植物分类系统。
关键词：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植物定义；植物命名的“双名法”；民间植物分类
中图分类号：Q 9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845(2015)01-039-07

Dai People's Botanical Knowledge: Nomenclature-Meaning and Classification

XU Zai-fu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ngla, Yunnan 666303, China)

Abstract: After analysis, statistics and conclude 1 175 species (variety) of plants, 1 370 Dai names and 1 691 meanings were obtained to elucidate how the Dai people recognize and define the plant. They used 'hong-e-bin', which means 'the things with life come out from the ground' to define the plant. This is similar to the modern science which defined the plant as 'anything that grows from the ground'. This is a highly synthesized scientific term that seldom seen in many other ethnics in the world. In their method of naming plants, they used the types of plant life-form and economic type for 'generic' names, and used the meanings of plant morphogenesis and characters, economic uses,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stories and legends etc. for 'specific' names. Among the 1 691 meanings, they are occupied 60%, 30%, 8% and 2% respectively. This reflected that the naming method of Dai for plant 'Just see what's looking alike on naming them' is similar to Linnaeus' bi-nomenclature of the modern botanical taxonomy. Moreover, the 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Dai names is then established, including 5 categories as plant kingdom, tow 'families' of wild or cultivated plant, about 20 'genera' of life-forms and economic types, and more than 3 000 species and over 1 000 varieties, by the 'two names' in the paper as well.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Dai nationality; Dai's definition of plant; Dai's 'bi-nomenclature' of plant naming; Dai's 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

傣族（Dai）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中国，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在

收稿日期：2014-04-02，2014-06-11 接受发表
作者简介：许再富（1939-）男，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研究。E-mail：xzf@xtbg.org.cn

国外，他们主要居住在泰国［称为泰族（Thai）］、缅甸［称为掸族（Siam）］、老挝［称为佬族（Laos）］，以及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和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而“Tai”则是统指一切具有共同的根、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特征的族群。其中居住在中国西双版纳，泰国清莱和清迈，即历史上称为“兰纳（Nana）”地区的傣、泰民族被认为是仅存的标准“Tai”人区（黄惠焜，1992）。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西双版纳傣族对植物的认知，在“Tai”族群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中国傣族有100多万人，集中分布的地区是西双版纳，有30多万人，是我国唯一以傣族冠名的自治州，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西双版纳的面积仅占我国土地面积的1/500，但却分布有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约5 000种，约占全国区系成分的1/6，约占云南省的1/3（李延辉等，1996），其中野生的种子植物有3 856种，39亚种，252变种和5变型（朱华和闫丽春，2012）。傣族是一个森林民族，从古至今，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森林以及其中的生物资源，尤其是植物资源。因此，傣族人民至今还牢牢地记住他们祖先所留下的“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和有粮才有人”的遗训（刀国栋，1996）。据有关资料的统计，西双版纳傣族利用的植物有2 000多种，其中土著植物约1 500种，约占了当地野生植物的40%。其中有不少种类只有傣族才利用或具有独特的利用方法，形成其独特的雨林生态文化或植物文化体系（许再富等，2011）。50多年来，笔者经常到傣族村社进行调查和参考了较多的相关论著，收集到1 175种植物的1 390个傣名，并弄清了95%名字的含义①。由于一个植物傣名往往具有一个以上的含义，所以，本文就在对1 691个傣名含义的分析、归纳、统计的基础上，探讨傣族对植物的认知，以及他们是如何命名和分类植物的。

1 傣族的植物认知

傣族从当地热带森林和历史上从外地引种的数百种植物中利用了上千种的植物资源，并在长期的利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植物知识，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利用方式方法，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植物文化。

1.1 实践出真知的植物知识

远古时，生活在森林的傣族先民，与世界上很多民族一样，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挖草根、摘树叶、采野果，以及围猎与捕鱼等充饥。他们通过生活的实践，由感官识别了一种又一种的植物，如在傣族的古歌谣中就有对植物的“闻一闻，…… 送进咀，嚼嚼瞧”，感知各种果子“有甜的，有酸的”，看到“有红的，有绿的；有大的，有小的”等（岩温扁等，1989）。根据多方的考证得知，大约在3 000年前，傣族便进入了农耕与狩猎并存的社会发展阶段。即使农业发展至今，傣族的生活、生产过程也还离不开森林以及森林中的生物资源，并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不断从森林中引种驯化和栽培了一些重要的农作物和经济植物。其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也许是野生稻（*Oryza* spp.）和大叶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傣族也通过历史上与中原、区内外其它民族以及邻近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频繁交流，先后引进、驯化、栽培了众多的农作物、经济植物和园艺植物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材料，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栽培了315种植物，其中来自当地的野生植物有67种，占21%，从其它地区和国家引进的有248种，占79%（禹平华等，1985）。这既促进了西双版纳农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傣族对植物知识的积累。

1.2 特殊环境下的植物知识

文化多样性，尤其民族生态文化是人类适应社会发展，以及适应迥然各异的自然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产物。西双版纳傣族主要聚居在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的分布地带，特殊的生态环境使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热带雨林生态文化，他们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均与当地的热带雨林，以及其中的生物资源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许再富等，2011）。以食用植物为例，傣族自古以来食用了五六百种植物，其中不少是中原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种类，所以，他们“喜食异物”的习俗便多见于我国一些古代书籍

① 许再富，岩罕单，段其武，周惠芳，2013. 植物傣名及其释义，437pp.（待出版）

中（刀永明，1989）。这一习俗至今还保留的有“喜食树叶”，被傣家人吃用的树叶来自二三十种的植物，如树头菜（*Crataeva unioculeris*）、臭菜（*Acacia pennata*），以及多种榕树（*Ficus* spp.）的嫩枝叶。“喜食花朵”多达数十种，如芭蕉花（*Musa sapientum*）、大白花（*Bauhinia variegata*）、火烧花（*Mayodendron ignium*）和云南石梓（*Gmelina arborea*）等。“喜食青苔”，青苔来自江河急流的刚毛藻（*Cladophora* spp.）和水绵（*Spinragyra* spp.），也有来自河边的念珠藻（*Nostoc* spp.）。在特殊生态环境里，傣族通过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所获得的植物知识和对植物资源的独特利用方法不胜枚举。它们所形成的民族植物文化已成为雨林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植物傣名中，很多也打上了生态环境的印记。

1.3　植物概念的认知

人类意识的发展与其对自然界间断的识别密切相关，所以，世界上各民族对于他们周围的各种植物多有他们本民族的名字。但由于缺乏高度的概括，很多民族都没有较抽象的“植物”这个专用名词（Robbings 等，1916；Berlin，1974；Martin，1995）。而在西双版纳的考察中，笔者了解到，傣族民间对于“植物”概念的表达有“弄拔歪（nong-bo-wai）”，即“风吹摆动”的东西就是“植物”，并与“韩怪棍”（han-guai-gun），即“尾巴摆动”的“动物”相区别，这与世界上的一些民族通常把植物与动物相互对照的情况一样（Martin，1995）；也有“宏哦宾（hong-e-bin）”，“宏”是“物质”的总称，“哦”是“出，长出”之意，“宾”是指“活的，有生命”的。尤其是后者，他们认为“从地上长出来的、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植物”。这不仅对植物所下的定义是世界上很多民族所没有的，而且与近代科学对植物所下的“一类有根叶，通常从地上长出的具生命的东西”（ Procter，1978）或“从地上长出的任何东西”（Hornby，1981）的定义异曲同工。在历史上，傣族由仅靠森林中的植物采、挖发展到栽培作物的农耕，它们又把植物是否由人工栽培而分为“宏低腾（hong-di-teng），“低”是“在”之意，“腾”是“山”，即生长在山上的“野生植物”，和“宏布边（hong-bu-bian），“布边”是“栽培”之意，即“栽培植物”两大类，并在植物名字中多有反映。此外，通过植物傣名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对植物已有了“埋（mai）”—树木、“芽（ya）”—草本、“嘿（hei）”—藤本、“蛮（man）”或“贺（he）”—块根鳞茎植物等不同生活型的区分知识，也有了“麻（ma）”—果子、“帕（pa）”—蔬菜、“毫（hao）”—五谷、“托（tuo）”—豆子和豆荚、“雅（ya）”—药用植物、“罗（luo）”—花朵和花卉等的植物经济类型或利用器官划分的知识。

2　傣族民间植物命名与分类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民间分类学的研究逐步增多。无论是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还是植物分类学家，他们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试图给民间植物分类以科学的解释（Berlin，1974；Martin，1995）。有的学者研究、整理了民间生物等级系统和命名法，通过对大量证据的比较认为，民间分类是建立在对自然界中存在的、明显的间断和相似性的识别、以及对当地动植物的形态和行为、特征观察的基础上的。它有着自己的阶层结构，其命名法就反映了这种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生物分类系统相关（Conklin，1954；Berlin 等，1966；Brelin，1973，1974，1992）。笔者曾在西双版纳收集了很多种植物的傣名，通过分析研究，于 1991 年发表了“傣族民间植物命名与分类系统”一文（许再富和黄玉林，1991），认为傣族在他们对植物知识认知的基础上，相似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Linnaeus）所创立的“双名法”（bi-nomenclature）去命名植物，他们采用“异中求同”和“同中分异”的科学方法对众多的植物进行分类，建立了一个实用的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如今，笔者已收集了 1 175 种植物傣名，并弄清了 95%傣名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傣族的植物命名及分类方法做进一步的讨论。

2.1　植物命名的“双名法”

傣族虽然有创造较早的自己文字（傣仂文），但在包括《贝叶经》在内的众多历史文献中，没有有关植物命名方法的任何记载。而在民间，询问他们是如何命名植物的，得到最多的答覆都是说，他们的祖先“见什么像什么就叫什么”。所以，要知道傣族如何命名植物，最好方法是收集

植物的傣名，弄清其含义，并进行剖析、归纳，从中找出有规律的东西。在对所收集植物傣名进行剖析和与一些傣族人士探讨的基础上，20多年前，笔者曾确认，傣族对植物命名采用了“双名法”。它虽然没有植物分类鼻祖林奈的“双名”，即属名和种名那么科学，但却很实用。傣族对植物命名的“双名法”可以用以下两个例子的剖析了解其结构（许再富和黄玉林，1991）。

例1	灯台树	*Alstonia scholaris*		
	傣　名	埋（mai）// 丁（ding）	别（bie）	
	傣　义	树木	脚板	鸭子
例2	决　明	*Cassia tora*		
	傣　名	芽（ya）// 蒿（hao）	怀（huai）	
	傣　义	草本	角	水牛

例1说明灯台树属于乔木（埋），其叶片轮生、小叶细长、五裂，如鸭子（别）的脚板（丁）；例2说明决明是草本植物（芽），其果荚成对，状如水牛（怀）的角（蒿）。由此可见，植物傣名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在“//”前后可分别与植物拉丁名的属和种相对应。在“//”前，表明了植物的属性，而在后则进一步说明植物是什么样的。

2.2 植物傣名所含的知识

傣族是一个善于比喻和最具想象力的民族。在植物傣名的收集中，很多老人都说，他们的祖先“见什么（植物）像什么就叫什么（名字）”，妙就妙在这个“像”字。这与400多年前，傣族的一位杰出诗人与诗歌理论家帕拉纳对于傣族民间歌谣特点的描述“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见景生情，见物生歌”（王松，1983）的情况十分相似。这样，在植物傣名中便包含了植物的形态特征、经济用途、分布生态和故事传说等丰富而生动的植物科学与文化知识。由于地方不同，傣族对一种植物有一个以上的名字，而每一个名字有一个以上的含义，所以，以下是对1 175种（品种）植物，1 390个傣名（除了“属”名）的1 691个含义的分析、统计结果，并各列举了3种植物加以说明。

2.2.1 基于形态特征的植物命名　由于傣族频繁接触了他们周边的植物，而对它们的生活型，根系的深浅、茎干轻重、叶片形状、花朵颜色和果实气味等形态特征了如指掌，并发挥了他们的比喻和想象力，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动物及其器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形象地给各种植物命了名。在统计的1 691个含义中，与植物形态特征如形状、大小、颜色和气味等密切相关的占了60%。

例1：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Linn.）J. Sm.
　傣名：故蛮火（gu-man-huo）
　　指此蕨类植物（故）的根茎（蛮）披着如黄牛（火）的金黄色绒毛，意为“牛毛蕨”。

例2：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inn.
　傣名：芽呆约（ya-dai-yue）
　　指此草本植物（芽）的叶柄和小叶在傍晚或被触动后会合拢下垂，傣族认为它是昏睡（呆约）了，意为“昏睡草”。

例3：锡生藤 *Cissampelos pareira* Linn.
　傣名：芽呼奴（ya-hu-nu）
　　指此草本植物（芽）的叶片形状如老鼠（奴）的耳朵（呼），意为“鼠耳草”。

2.2.2 基于经济用途的植物命名　由于傣族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都离不开植物，所以，他们对于植物的食用、药用、材用等及其性能非常熟悉，并发挥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利用他们对各种植物的用途命了名。在统计的1 691个含义中，与植物经济用途密切相关的，占了30%。

例1：疏花车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inn. var. *erosa*（Wall.）Z. Y. Li
　傣名：雅英忍（ya-ying-ren）
　　指此植物入药（雅），具有对血管（英）延伸（忍）的功效，是伸筋、续筋的良药，意为“伸筋草”。

例2：大树鱼藤 *Derris lobusta* Benth.
　傣名：埋杆巴（mai-gan-ba）
　　指此树木（埋）的枝叶有毒，用于毒鱼（巴），鱼都被打败（杆）了，意为“毒鱼树”。

例3：粗叶榕 *Ficus hirta* Vahl.
　傣名：麻哑毫（ma-ya-hio）
　　此树所结的果子（麻）众多，可食，在饿肚子（哑毫）时尤为管用，意为“救荒果”。

2.2.3 基于分布生态的植物命名　在远古时，傣族的先民都是利用野生植物，而当他们驯化野生动植物，发展农耕以后，又利用了栽培植物。随着对外的交流便从其他地区引入了一些新的经

济植物。因而，在一些植物的名字中，便有了它们分布的野生生境，如水生、岩生、附生等，有它们的来源，如泰国、老挝、越南、缅甸等，以及野生或栽培等的含义。在统计的 1 691 个含义中，与植物分布生态密切相关的占了 8%。

例 1：奶子藤 *Bousigonia mekongensis* Pierre
　傣名：嘿解龙勐腊（hei-gai-long-mengla）
　　指此藤本植物（嘿）入药，是大（龙）解（解）药，只见于西双版纳的勐腊（勐腊）。

例 2：罗勒 *Ocimum basilicum* Linn.
　傣名：雅广哥（ya-guang-ge）
　　指此药用植物（雅）是栽培在哈尼族（哥）居住的大山（广）上，意为“哈尼药”。

例 3：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Baker）Prain
　傣名：埋拱爬（mai-gong-pa）
　　指此树木（埋）是生长在喀斯特山（拱爬）上，意为“石山树”。

2.2.4　*基于故事传说的植物命名*　傣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发源于本土的原始宗教和舶来的南传上部座佛教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故事传说。所以，在一些植物的命名上也打上了宗教信仰、故事传说的印记，这在 1 691 个含义中，占了 2%。

例 1：蒲桃 *Syzygium jambos*（Linn.）Alston
　傣名：埋中捕（mai-zhong-bu）
　　傣族传说，此树木（埋）是地球（中捕）上最先有的古老植物，意为“地球树”。

例 2：黑皮跌打 *Fissistigma polyanthum*（Hook. f. et Thomas）Merr.
　傣名：嘿光冒呆（hei-guang-mao-dai）
　　传说一猎人见一头马鹿（光）的腿跌断后吃了这种藤本植物（嘿），很快就会走路，它没有死（冒呆）。猎人就把这种植物用作效果很好的跌打损伤药。

例 3：竹叶兰 *Arumdina graminifolia*（D. Con）Hockr.
　傣名：雅吻尚海（ya-wen-shang-hai）
　　传说有一个食物中毒（吻）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尚）他服用此药物（雅）即可。由于此植物在解毒上有奇效，病人一听到此植物，病就好了（海）。

2.3　基于名字的植物分类系统

虽然在包括《贝叶经》在内的浩瀚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傣族是如何进行植物分类的，但笔者通过傣族植物认知的探讨和对所收集植物傣名的分析、归纳，发现了傣族民间植物分类系统有独特的实用结构层次，其名字则往往反映了这种结构。表 1 是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与墨西哥 Tzeltal 印第安部落民间植物分类层次的比较。表中层次 1 是“植物界”，正如上述，傣族对“植物界”有“宏哦宾”的明确科学界定，而印第安人只有与傣族一样具有与动物对应的“植物”含义（Berlin，1992）。层次 2 是“科”或中间类型，按傣族的植物认知，他们把植物分为野生植物的“宏低腾”和栽培植物的“宏布边”两个“科”，而印第安人则没有这个层次。层次 3 是“属”，傣族根据植物生活型如树木（埋）、草本（芽）、藤本（嘿）等和不同经济型如药物（雅）、蔬菜（帕）、谷物（毫）等对植物进行“异中求同”的归类；而印第安人则只根据植物的生活型分“属”。层次 4 是“种”名，傣族根据植物的形态特征、经济用途、分布生态和故事传说等进行“同中分异”，命名了植物的“种”；而印第安人

表 1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与墨西哥 Tzeltal 印第安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层次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 rank between Xishuangbanna Dai of China and Tzeltal Indians of Mexico（Berlin，1992）

民间植物分类系统 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层次（Categories）				
	植物界 Plant kingdom	科或中间类型 Family or intermediate	属 Genus	种 Species	品种 Variety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 Xishuangbanna Dai	有“宏哦宾”和与动物对应的“拢拔歪”定义	宏布边和宏低腾 2 个“科”	生活型和经济类型 约 20 个“属”	形态特征 用途类型 分布生态 故事传说 3 000⁺“种”	形态特征 用途类型 分布生态 故事传说 1 000⁺“品种”
墨西哥 Tzeltal Indians	只有与动物对应的定义	没有中间类型	生活型 5~6 个“属”	20% 的“属”包含了“种”	只有少数品种

如何命名植物“种”则不太清楚。层次5是“品种”名，傣族对品种名的叫法与“种”相同；而印第安人则只有少数的品种。

3 讨论与结论

3.1 傣族植物知识的科学性

尽管世界上不同族群对他们所处环境所分布的植物种类给予了各不相同的名字，但他们对于植物（plant）这个较抽象的集合名词几乎没有界定。而傣族何时用“宏哦宾（hong-e-bin），”即“从地上长的、有生命的东西”的“植物界”定义是何时出现的，难以考证，但是它的含义，与现代科学上所下定义“从地上长出的任何东西”或“一类有根叶，通常从地上长出的具生命的东西”的“植物”定义是异曲同工，而且更清晰和/或许远早于现代科学所下的定义。傣族对植物的命名采用了“双名法”，并按“异中求同”的科学方法，根据植物的生活型把它们分成树木、草本、藤本、块根等，又根据植物的经济用途，把它们分为蔬菜、药用、油料、木材等类型，此外，又把一些特殊类群的植物如蕨类统称为“故”，把禾谷类的食用种类称为“毫”，把可食的豆类植物称为“托”。这些都在“双名法”的“属”名中加以表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他们又采用“同中分异”的方法，在“属”中根据植物的形态特征、用途类型、分布生态和故事传说等对每种植物进行“见什么像什么就叫什么”的描述，进一步完善植物的名字。这与近代分类学鼻祖林柰（Linnaeus）所创建的“双名法”（binomenclature）何其相似。而按其傣族对植物的认知和植物名字的结构，还可以建立起傣族的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凡此种种，可见傣族的植物知识所具有的科学性。

3.2 命名与分类的实用性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植物分类系统虽然没有现代植物分类学所展示的植物系统进化关系，但它是很实在地反映了傣族对植物的认知。虽然他们对植物命名所采用的双名法没有林奈所确立的双名法那么严谨，但它很实用。由于从植物的傣名中，人们可以知道它们的生活型和经济价值，以及了解它的一些形态特征、经济用途、分布生态和故事传说等的科学与文化信息，使人容易识别和记住，而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这就成为傣族男女老少对其周围所分布和栽培的植物十分熟悉，而且多能说出它们的名字的一个重要原因。王锦秀等（2003）发表了他们对西双版纳傣族的植物识别能力的调查材料见表2，发现3个村寨的傣族村民对其附近的植物，只要看树叶或花果就能说出植物的名称和用途，而一些看不清叶子的高树，则通过察看树皮就能鉴别。而与其同行的植物分类专家，在鉴定植物时，有的还要借助工具书才能确定其名字。说明傣族在其生活周围的现场对植物种类的鉴别能力比植物分类学家还要高出一畴，其反应的速度也要快得多。

3.3 傣族植物知识的濒危性

植物认知、命名及其分类是傣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与民族文化、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等的保护与传承密切相关。然而在近代，由于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由此引起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已使西双版纳的自然森林覆盖率由60年前的65%降至约30%，很多

表2 傣族与植物分类学家现场植物种类识别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plant species recognized in the scene between Dai and plant taxonomist

样方地点 Sampling location	曼伞村 Mang-san Village					曼安村 Mang-an Village					曼龙村 Mang-long Village				
	N	D	P	T	P	N	D	P	T	P	N	D	P	T	P
集体林 Collective forest	66	144	86.7	141	81.5	99	83	83.8	94	94.9	65	61	93.6	64	98.5
龙山林 Holy hill forest	94	85	90.4	82	87.2	127	125	98.4	122	96.1	56	51	91.1	53	94.6
轮歇地 Rotation land	104	91	87.5	87	83.7	–	–	–	–	–	–	–	–	–	–
橡胶园 Rubber plantation	–	–	–	–	–	60	59	98.3	59	98.3	–	–	–	–	–
薪材林 Firewood forest	–	–	–	–	–	91	91	100.0	77	84.6	–	–	–	–	–
庭园 Home garden	–	–	–	–	–	93	90	96.8	91	97.8	75	75	100	73	97.5

N：样方物种数 sampling sp. no.；D：傣族识别物种 sp. no. recognized by Dai；P：百分比% percentage %；T：分类学家鉴定物种数 sp. no. identified by taxonomist

与傣族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的植物，有的已在本地区消失，有的濒临灭绝，成为只留其名而不见或难见其实的状况。也由于外来文化和现代物质引诱等的冲击，包括植物认知、命名及其分类在内的傣族传统文化已在年轻一代淡化。很多生长、生活在城镇的傣族中青年，当问他们有关植物名字及其含义时，多是一问三不知。而对于还生活在农村的傣家人，他们对植物的知识及其植物的名字的了解也不容乐观。如在数年前，笔者与学生们对西双版纳傣族村寨进行湿地植物（方利英等，2006）、传统饮料植物（潘玉梅等，2006）和野生蔬菜（李秦晋等，2007）等的传统利用进行调查时，对于植物名字及其知识的认知都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而越靠近城镇的村社，传统知识的流失越严重。就以笔者近年到农村进行植物傣名及其含义的调查中，对其认识的，也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当问及一些植物傣名含义时，连一些老年人的回答也是："老祖宗是这样叫的"，说不清其含义。由此可见，傣族的植物知识正在处于濒危的状况。这正如 1992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提出的："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护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Unitar，1992），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做贡献。而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则必须首先保护好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参　考　文　献〕

刀国栋，1996. 傣族历史文化漫谭（修订本）［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30

刀永明，1989. 中国傣族史料辑要［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970

黄惠焜，1992. 从越人到泰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5

李延辉，裴盛基，许再富，1996. 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702

王松，1983. 傣族诗歌发展初探［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315

许再富，段其武，杨云等，2011. 西双版纳傣族热带雨林生态文化［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54

岩温扁，岩峰（主编），1989. 傣族歌谣集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744

朱华，闫丽春，2012. 云南西双版纳野生种子植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565

Berlin B，1973. Folk systematic in relation to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atic*，**4**：259—271

Berlin B，1974. *Principle of Tzeltal Classification*［M］. New York，London：Academic Press

Berlin B，1992. *Ethno-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M］.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335

Berlin B，Breedlove DE，Raven PH，1966. Folk taxonomies，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J］. *Science*，**154**：273—275

Conklin HC，1954. *The Relation of Hanunoo Culture to the Plant World*，*PhD Dissertation*［M］. Yale University，666

Fang LY（方利英），Liu HM（刘宏茂），Cui JY（崔景云）*et al.*，2006. Traditional use of wetland plant in Dai villages in Xishuangbanna，Yunnan［J］. *Biodiversity Science*（生物多样性），**14**（4）：300—308

Hornby AS，1981. *Oxford Elementary Learn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QJ（李秦晋），Liu HM（刘宏茂），Xu YK（许又凯）*et al.*，2007. Changes in species number and causes that used as wild vegetable of Dai people in Xishuangbanna，China［J］. *Acta Botanica Yunnanica*（云南植物研究），**29**（4）：467—478

Martin GJ，1995. *Ethnobotany*［M］. London：Chapman & Hall，215—251

Pan YM（潘玉梅），Liu HM（刘宏茂），Xu ZF（许再富），2006. Study on traditional use of beverage plants in Dai villages of Xishuangbanna，Yunnan［J］. *Acta Botanica Yunnanica*（云南植物研究），**28**（6）：653—664

Paul Procter ed.，1978.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Harlow and London：Longman Group Ltd

Robbings Wilfred W，John Peabody Harrington，Barbara Freire-Marreco，1916. Ethno-botany of the Tewa Indians［J］.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Botany Bulletin*，55

Unitar，1992.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M］

Wang JX（王锦秀），Liu HM（刘宏茂），Xu ZF（许再富）*et al.*，2003. Folk plant taxonomic system and rapid assessment of regional plant diversity——a case study in Xishuangbanna［J］. *Guihaia*（广西植物），**23**（6）：523—527

Xu ZF（许再富），Huang YL（黄玉林），1991. Research on plant folk nomenclature and taxonomic system of Xishuangbanna Dai Nationality［J］. *Acta Botanica Yunnanica*（云南植物研究），**13**（4）：383—390

Yu PH（禹平华），Xu ZF（许再富），Huang YL（黄玉林），1985. The study on traditional cultivated plants in Tai Villages of Xishuangbanna［J］. *Acta Botanica Yunnanica*（云南植物研究），**7**（2）：169—186